

〈枇杷圖〉

我現在開始注意自己標點的用法，一筆完成圓圈先生。把畫布從牆上撕下，跟她一起，同時感受同樣的想法，把它們刻寫在枇杷葉上。

——邁克·帕爾瑪（Michael Palmer）

「妳枇杷花下面幹嘛簽名啦？很俗耶！」妹打電話來碎念。

「這才有特色嘛！」我說，「收到影印的西卡紙了嗎？」

「有啦！只有妳會用這種超俗的黃色！」妹在電話那頭說：「等一下，媽有事問妳，」接著是話筒放下、熟悉又遙遠的跑步聲。

「查某罔！汝阿爸懷疑溫叨枇杷園有人放蠱，伊發現樹頭有人插香……」

「唉呦！那不是放蠱啦！那是我過年的大地儀式，吃果子拜樹頭啦！」

「拜哩咧大頭啦！攏嘛哩狗怪！出頭尙多，尙乎人煩惱……」

叨念浪潮襲來，有些刺耳，圖書館的我趕忙說還要趕報告，快快掛了電話。想到阿爸看見園子裡枇杷樹下滿是香，一臉驚嚇的表情，不免想笑。

以前上國文課時，曾被老師問：「妳家種枇杷，那妳可以解釋什麼叫『枇杷晚翠』嗎？」當時我窘在那裡，不知所措。後來查資料，才知「枇杷晚翠」，是說植物「經冬而蒼翠不變」。看到註解，我不免有些納悶：枇杷雖是經冬不凋，枇杷葉卻近乎墨綠，可是厚實的濃黑，怎可用「翠」字來形容呢？春節返家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枇杷開花前，葉子會發新芽幾次，若不把新芽打掉就會瘋長葉子。阿爸爲了讓收成好，花開多一些，總是將那些新芽打掉，這個活動叫「捻撻仔」。

回頭再看南朝周興嗣的《千字文》寫的：「枇杷晚翠，梧桐早凋。」可見「晚」應指「歲晚」，相對於早，說得是過年時，枇杷仍抽新芽、一片翠綠，而梧桐葉子早就凋零了。自從知道「枇杷晚翠」暗含經霜越精神的氣節後，彷彿當年被叫上台失語的尷尬被扳回一成般，或是某種認同感？總之年節當大家都忙著掃除之際，我卻樂於主動下田幫忙「捻撻仔」。

初鹿算是東部偏遠地帶，我們這區叫做「坑仔內」，四周被群山圍繞著，彷彿天然的山窪。在這個遠離城鎮的小山凹，左鄰右舍都種枇杷，大家下田還會吹口哨唱唱歌，小孩們捻撻仔，總會兜著滿懷的枇杷葉當箭，爬上枇杷樹，朝另一樹的弓箭手發射。自然，在不敵對手掉下樹、以及被大人發現落下枇杷雨之前，會識相地轉身收手。從小，我就是在枇杷袋子上搖搖晃晃學走路的。

「架奇怪，明明蓋險行，哩偏愛行在落仔頂！」

阿母愛碎念，那些我從小依著枇杷發明難以管束的怪點子，「假鬼假怪！」她總用台語唸著。而我搖搖晃晃，從層層褪下的枇杷袋上顛顛學步，到大搖大擺趕火雞回家，與鄰居一起大吼大叫放沖天炮、趕出園裡偷食的山豬。眨眼間，野丫頭竟不知不覺就上了大學，還念了研究所。坑仔內的時間彷彿靜止般，仍是神話時間，山道野花年年不變，花鳥蜂蝶日日飛。不同的是，30 年以上的老叢枇杷卻越抽越高，爸媽顯得越來越矮。

「防水、抗菌、防蟲……還有抗 UV 紫外線！」彷彿發現新大陸般，我對農會發下來、簇新的枇杷袋子嘖嘖叫著：「最好有抗 UV 紫外線啦！這樣果子怎麼大？」

「哩攔看！啊不緊來逗啥工！」胖呼矮小的阿母爬上樹，現在，換她要站在樹的主幹上，才可依序把旁枝拉過來穿衣服。而我的新工作除了撿櫻仔，還要找出紅色線，在紙袋上做記號。

枇杷依日照、向光、背光等不足，有的早熟、有的慢熟。坑仔內的山農們，很早就發覺山腰上的枇杷熟成不一，要用不同顏色的繩子來做記號。紅色線是最早熟的，黃色其次，藍色再次之；黑色則是最晚熟成的那批。

爲何要幫枇杷穿不透風的紙衣？

除了怕蟲鳥啄咬外，枇杷因秋日養蓄，冬季開花，春來結子，夏初成熟的特質，可承四時雨露，故又稱「藥王樹」；根、莖、葉、花、果，甚至果核還可以拿來泡酒，全株可入藥。想當然爾，當枇杷被譽爲「果中之皇」，前人認爲它是「果中獨備四時之氣」時，可想而知，自然少不了各類蟲鳥光顧。所以宋祁詩中說：「有果實西蜀，作花凌早寒，樹繁碧玉葉，柯疊黃金丸。」這便是對枇杷的花、葉、果確切的素描。而以「黃金丸」來比擬此仙果，自然是稱讚枇杷四季翠綠的特殊性了。

爲了防蟲鳥、防雨水，初鹿農會在紙袋設計上頗費功夫。細看枇杷穿的白色風衣，裁如四角的密閉空間，僅留左上一小孔，讓果農窺視裏面的果實是否熟透，蠟紙的設計不僅防水，更防蟲咬。年節期間，這山那山，坑仔內雪白的枇杷袋開滿山頭，彷彿不凋的雪花，襯得滿山谷白悠悠，煞是好看！張眼偷窺，我拿紅筆在白色風衣上畫圈，一個圈有一個早熟的果，兩個就是整叢可食。纍纍的枇杷可不能說「串」，要說「叢」。枇杷和葡萄大不同，雖然枇杷也纍纍結實，卻不如葡萄倒掛下垂，黃澄澄地它們躲在白色風衣中，崢嶸向上長，撐開的樹掌像千手觀音，開屏便見粒粒枇杷豎起拇指，迎風揮舞著。

「齁！哩看！擱有膨鼠咬過痕跡！緊轉去拿籠仔！」

阿母看見園子被咬破的白風衣，總是提高警覺，彷彿那些松鼠是恐怖的偵查員，即將大軍壓境（其實最壞也不過田邊兩三棵靠竹林的枇杷被整樹抄家而已）。山裡習俗是抓動物前不能說破，所以媽示意要我回去拿補鼠籠設陷阱。而我總懷疑坑仔內的松鼠、烏頭翁、畫眉們都有修天眼通，不然為何枇杷紙衣包裹得密密緊緊的，牠們總可以一眼看穿青熟、咬破袋子偷食？

記得唐朝羊士諤有一首詩，便是談及枇杷吸引鳥禽的光景：「珍樹寒始花，氤氳九秋月，佳期若有待，芳意常無絕。翩翩碧海風，濛濛綠枝雪，急景有餘妍，春禽自流悅。」詩讀來令人心怡，但實際在果園戰場上，這些春禽可就不那麼可愛可親了！我學得一口鷹嘯，特別是大冠鷲的嘯聲，便是用來嚇唬這群不請自來的小食客，而這群食客中最賴皮的，要算是台灣特有種烏頭翁，牠們愛在園裡築巢，往往從掛單的食客變成「常住」。但明瞭牠們的稀少以及特殊性，還有爸媽不傷禽鳥，又堅持不噴農藥下，我總是睜一隻眼、閉一隻眼，興致一來，還學著牠們哼唱著。

枇杷園的合唱頗有可觀之處，特別是雨將落前，滿山滿谷的竹雞「雞狗乖～雞狗乖～」地叫個不停，氣勢磅礴，此起彼落，叫得比滿山蟬鳴還壯，真可謂竹雞交響樂。每當枇杷園春色關不住，翠葉滴鑽、果黃欲燃時，這些叮叮咚咚的多音鳥語、婉聲複調，便殷殷切切地響起。這時，我總想到枇杷原來不叫枇杷的，它古名原為「蘆橘」，乃因果子形似琵琶樂器而得名。或許以樂器為名，才讓這些春禽更喜成群結伴親近吧？

「啊～枇杷放尿囉！」果園裡，換阿爸大喊了！

由於枇杷朝天長，白色風衣也是往上套，可想而知，那偷窺的小孔，自然也承接天雨水，都說春天後母臉，反覆不定的春陰天氣，坑仔內的枇杷怕焚風，更怕梅雨，特別是清明綿綿雨。細雨雖然滋潤土壤，豐腴翠葉，卻也讓枇杷早熟。每當這時採收，阿爸總不免在偷窺果實之際，順勢被風衣內的枇杷尿洗臉了！

枇杷肉軟多汁，酸甜適度，不只為春禽佳餚，其濃郁的花果香，更吸引蜂蝶流連。枇杷樹冠如花型燦放，捻櫻仔時，我就注意滿是絨毛的葉心上，每每站一隻祈禱殺手掛起鐮刀，那是台灣花螳螂獵食蜂蝶的唯美儀式。偶爾，有那麼幾次我瞥見影子殺手樹皮螳螂，牠也假扮成樹幹，獵食過路蝴蝶。

由於枇杷為許多昆蟲食草，果園精彩獵食秀不止於此。每株枇杷四周還有八腳獵人架起的天絲網，清晨，天絲網雨露伴晨光，便透亮如水晶網，煞是好看！

我查過，那個背上有希特勒鬍子還笑盈盈的獵人名叫黑綠鬼蛛，而身上有八卦角配置的獵人叫乳頭棘蛛，他們出場最多，天絲網像斑馬線，一白一黑的拼接昆蟲蒞臨的天橋，牠們是枇杷園的管區，數量最龐大、秩序井然；至於像巫毒娃娃的小丑是二角塵蛛，會在網上畫畫的獵人則是長銀塵蛛。

話說，古人將蜘蛛名之為「蜘蛛」可是有深意的。

蜘蛛，即是「知」道「誅」蟲之術，意謂「知誅」。每當我捻櫻仔疲累時，總愛抓山蟻小蟲扔進這些水晶網裡，看那些獵人們忙惑，這可是暫歇的小樂趣，特別是將祈禱殺手扔進天絲網那刻，掙扎殺手遇上八腳獵人，這幕高手過招的廝殺好戲，可是比看布袋戲還精彩。

「啊，怎麼這麼多海尼根？」上次回家，我意外發現每棵枇杷樹下附近，幾乎都有一罐海尼根。

「攏哩阿爸，講啥生意歹作，賣枇杷賺不多錢，講伊老啊沒氣力，看廣告海尼根真佐查脯人搶，伊嘛欲買，講啥有喝才有氣力！不知影的人，攏以為溫叨枇杷攏呷海尼根！」阿母一邊碎念，一邊緩慢吃力地爬上樹，她用手套清理黏在臉上的蜘蛛絲，「架知蛛有夠可惡，等哇哪有閒，看哇安怎收拾！」我忙著跟阿母解釋蜘蛛是益蟲，我們園裡不噴農藥，很需要牠們除去那些害蟲。一靠近阿母，我才驚覺她臉上，也是劃滿密密麻麻、斑駁的紋路。那是日曬雨淋的歲月之痕跡，比層層蛛網還令我憂心。

夜間散步時，阿母遇見隔壁的阿暖姨，她悄聲問阿母有沒有要改種的打算？

「聽講隔壁阿財毀掉枇杷園改種釋迦，收入卡好。」

「但伊種的釋迦不是大目仔，是改良的旺來釋迦，這款釋迦要噴農藥，蓋傷重，」阿母接著嘆口氣，「阿財蓋賺，拚農藥嘛住院，哩賣保命，還是賺錢？」

阿暖姨搖搖頭，說還是種枇杷卡好、卡單純。「這枇杷攏是老叢，」阿母嘆口氣，「嘛已經種欲四十年，有感情了呀！」接著，她轉而提到另一座山頭的老夫妻，兩人年輕結婚時，曾一左一右，在庭院前種一對枇杷，結果老公公死去後，左邊的那棵枇杷樹也跟著枯死，老婆婆很難過。她子女不想讓老人家太傷心，所以把右邊枇杷樹給移走了。沒想到移去的老叢不適應新土，很快枯死，老婆婆也跟著生重病，枇杷枯死不久，老婆婆也走了。

唯有跟阿暖姨講這些鄉野奇談，阿母才一改菜市場閒聊的八卦樣，反而一臉正經、莊嚴肅穆。

我想起以前讀歸有光的《項脊軒志》，文末寫道：「庭有枇杷樹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蓋矣。」當時年輕，不懂歸有光為何結尾特別提那棵枇杷樹是他妻子種的。如今想來，枇杷樹特質既是經霜不凋、翠綠依然；想來樹猶如此，思及故人，情何以堪？不免令人戚然神傷。

枇杷即便結實纍纍也是虯枝旁出、垂然挺立。那不肯低頭的特性，總讓我想起文人風骨與氣節。事實上，枇杷葉大蔭濃，葉的邊緣犀利如針，一不小心就會被劃傷。古亦有枇杷劍，以其葉形為鑄，可知其鋒利。入園時，我跟阿母都得包頭巾、戴斗笠、戴手套、穿長褲雨鞋，全副武裝才可避其鋒芒。反觀阿爸，似乎一雙雨鞋就下田了，也不管是否被割傷。

阿爸這幾年少唱山歌了，附近幾個山農都改種旺來釋迦，增高收入的那幾年，也曾得意洋洋展示改良的碩果給阿爸品嚐，但是阿爸還是覺得傳統的大目仔釋迦比較道地，「抹死甜、卡有氣味，」阿爸總是這樣說。

最近，又有幾個山農種改良枇杷，接枝大陸種的枇杷，那可是一顆就有如一個拳頭大，山梨大的變種枇杷，一看就是賣相佳。自然，也得多噴些農藥照護。這幾年，阿爸就如那些老叢枇杷，頑固地不想改變、一味崢嶸地往上長。他的菸抽得越來越凶，我常看他固執沈默的背影，在暮色園裡襯得昏黃。這幾年大阿姨與其他老客戶也陸續打電話跟他抱怨，寄去的枇杷有蟲咬的黑洞、又小、時而酸澀，不如市面上賣得好吃。「天然水果那有不酸、沒蟲的？」即便阿爸強調那些是有機的，客戶們還是覺得寄去的枇杷比較容易壞。

阿爸當然知道市面上那些改良的水果為何都不會壞、不但沒有蟲咬，還甜味一致。他攤著年輕時跟阿公下田種鳳梨噴農藥，雙手點點的藥斑告訴我，土地跟水果是有個性的，如果逆天，下場就是這樣。

去年，阿爸爲了改善枇杷的果酸，還特地跑去買兩盒土雞蛋，跟隔壁牧場鄰居要掉掉的初乳壞奶，興致勃勃地用個大桶子說要幫枇杷加菜、下肥。我捏著鼻子攪著一大桶發酵酸奶，過年時期，正當大家喜洋洋貼春聯時，前後兩園的枇杷飄出陣陣酸奶惡臭，一度惹來村長抱怨，阿爸卻甘之如飴，認爲這是最天然有效的改良。枇杷是變甜了，但腰圍沒多大進步，體型還是輸那些改良接枝的大陸種。

阿爸的話越來越少，菸抽得越來越兇，開始喝起海尼根。

拜土地公時，他不忘帶著六合彩，那本子上頭，密密麻麻地寫滿神秘數字。我當然也拜土地公，除了祈禱阿爸阿母身體好、菸少抽、枇杷收成好外，也密密麻麻地在枇杷園插香，希望這些年紀比我大的老叢們，都可以爭氣些，結出豐盛

的果實。而我也希望幫阿母畫的枇杷花以及包裝，可以在賣枇杷之外，多些盈餘來彌補收成的不足。

「誒，給哩共，哩插香有靈驗耶！」阿母在電話那頭小聲說：
「今年不知安怎，有一個董事長看哩畫枇杷花圖跟包裝，一次訂一百斤。」
「有影無影？」我幾乎要跳起來。
「伊講市面上足少有人賣有機枇杷花茶，顧氣管，送禮蓋特殊，」阿母說著，又轉而叨念：「厚！不過哩畫的圖，實在有夠醜！」
「阿哩甘有給阿爸講，枇杷園的香是我插的，沒人放蟲？」我小聲問。
「甬要咧！」阿母笑著說：「枇杷園放一個祕密呼伊猜，甬是蓋好？」

不知爲何，聽到電話那頭的阿母這樣說，我鼻子一酸，心頭竟暖暖的。